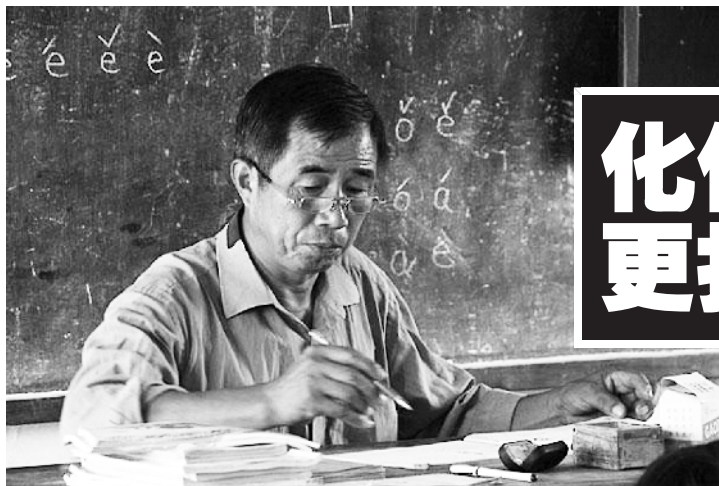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图片故事



化作春泥更护花

□宋丽华 文/图

浓眉大眼，小麦色皮肤，一米七的个头，身材略瘦，声音响亮，当我看见六十岁的温秀文老师时，仿佛觉得岁月并没有走远，除了花白头发，面貌和当年一样，风采依旧。

温老师曾经在二十年前教过我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语文，我之所以现在能写几篇稿子，完全得益于他特殊的教课方法，培养起了我对文字的兴趣，也是因为他的鼓励我才一直笔不停耕。

前些年温老师退休了，儿女在城里给他买了楼，可是他执意回乡下来，和学校商量能不能还让他回来教课。校长感到很为难，很多来应聘的大学生都很优秀，可是教育局规定的教师人数有上限，只能留下来几个。这温老师是他的老领导，又是教过他的老师，去留都让他犯了愁。温老师说，我不是为了钱回来教学，也不是和年轻人抢机会，就是在这里呆了一辈子，离不开，

想点啥。

温老师是十八岁接他父亲的班留在村学校的，那个年代实行接班，尤其温老师的父亲是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学生去世的，乡里就特批了名额给当时还是个高中生的温老师。他放下学业回了村里，一边照顾母亲，一边在村里教课。

村里为了照顾温老师生病的母亲，也照顾一年开不下工资的温老师，每个月从队里非常贫穷的账目里抠出一点钱，补贴给他们母子，娘儿俩勉强度过了那几年的苦难岁月。

后来日子好了一点，温老师在大家的张罗下娶了一个媳妇，瘫痪在床的母亲什么都忙活不了，大家就你家一盆米，我家一块被面，为他操办了婚事。温老师在结婚那天，摘下眼镜，深深地给乡亲们鞠躬，眼泪眶里啷啷下来了。从此放弃了再去考大学离开这儿的想法，踏踏实实留在

村里，一教课就是将近四十年。

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城里。温老师说，退休前我评了高级职称，涨了好几级工资，因为在教育上做出的突出贡献，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两个孩子上了大学，有了好工作，我有现在的好日子是咱们淳朴的村民成全我的，没有他们当初无私的帮助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孩子，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，重要的不是你站多高，而是你在攀高的时候是谁在给你扶着梯子。你只有知道了这层意义才会明白成功的含量。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成功是一个人的事情，年老了才知道，成功其实是很多人在托着你，我就是想回报这些曾经扶着、托着我的人与这片深情的土地。

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重要的不是你站多高，而是谁在给你扶着梯子，这很重要。人会感恩才不会忘本，才能算作一个人。

■ 家庭相册

今晚的美食是老公做的，虽然不是每天都这样，但他三天两头的下一次厨，却也大大缓解了我的辛苦。

三口人吃饭，简简单单的两菜一汤。我们仨都不是挑剔的人，只要不是难以下咽，吃的都是有滋有味，这对于厨艺马马虎虎的我来说，绝对是无比的宽容。

饭后是一段闲暇的时光，儿子安心地学习，我看书写字，老公霸占着电脑。忽然老公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：“我得去做些老婆饼。”我立即应和：“是啊是啊，上次做的都吃完了。”

不得不说老公做的老婆饼真好吃啊，和西点店里卖的一模一样，吃惯了以后，我甚至觉得他做的更好吃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和儿子如愿吃到了老婆饼。儿子问我：你爱吃？我说当然，你爸做的我就爱吃。老公在旁边得意地说：“儿子，你不知道，老婆饼还有典故呢！”

传说有一对贫困夫妻，恩爱有加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家中老父亲病重无钱医治，妻子只好卖身为奴。失去妻子的丈夫虽然痛苦但并不气馁，悉心研制出一种特别好吃的小饼，拿到街市上众人品尝后无不惊艳。最后丈夫就凭着卖饼赚钱赎回了妻子，一家人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。故事与美食一并流传开来，感动于这份真挚的情感，“老婆饼”就这样叫开了。

儿子听得入了神，想了想说：“看来君子远庖厨这句话也



餐桌上的爱与温情

□夏学军 文/图

不对啊，像我爸这样给咱们做好吃的，绝对是真爱啊！这手艺可不能失传，我来继承吧，哈哈。”我也笑了，真是言传不如身教啊，不经意间一个未来的好丈夫就有了雏形。

其实做饭不是主要的，更重要的是那一份对家人的爱，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上。

有人说餐桌上有着最长情的温情与告白！我坚信，生活之所以美好，就因为有这么没完没了的好时光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条件所限，家里从来没有过独立的餐厅，但昨天的拥挤和温馨依旧在眼前。家里只有一个短腿的木质方桌子，吃饭的时候把它拿到炕上，一家人围绕着它，喜滋滋地吃着饭。有时候考完试回到家，

母亲会端上一只鸡腿，鸡肉仿佛还微微颤动着；有时候父亲工作太累了，母亲就做一碗红烧肉，我添一碗白米饭，父亲喝一杯葡萄酒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也还有太多的唾液分泌。那一件件的酸甜苦辣事，都融化在母亲各种各样的拿手菜里，馨香了岁月。

餐桌从来就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是我们对于生活情感的寄托所在。在这张餐桌上，斟筹交错，餐具换了又换，陪我们吃饭的人也历经轮转，连我们自己那可安放在餐桌上的心，也有了故事，萌生了变化。

世界大到广阔无边，路长得无法用脚步去丈量，忙碌中无法去体会梦想中的诗和远方。但是在这张餐桌旁，却一样能感到岁月悠长、日子宁静平和的美好。

■ 青春岁月



特殊的礼物

□马海霞 文/图

单位保洁员田姐每年都急吼吼地找我几次，“小马呀，邮局投递员小于送报纸时，你提醒她一下，这几天有我一封平信，让她留意捎带帮我送来。”

田姐的平信每次落到我手里都沉甸甸的，我留意了一下，寄信人的地址经常变动，今年在上海，明年就变河北了，私人私信，我只是好奇却从未过问过。

去年七夕那天中午，吃完饭和田姐聊天，我问她，这个七夕准备咋过。田姐说：“俺家那口子在外地打工呢，就我和孩子在家……”

不等田姐说完，我便打趣道：“你家俺大哥就没送你礼物？你一人在家带孩子够辛苦的，不送礼物等他回来就和他闹。”

“他寄来礼物了。”
“啥礼物？”我继续八卦。
田姐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就是那天你替我收的信呀。”

田姐见我瞪大了眼睛，便跟我拉起了家常——

早年，田姐老公张哥是位泥瓦匠，有把子力气，干活麻利，一年在工地上干活也收入不少，那时田姐在家专职带孩子，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那年冬天的傍晚，张哥被一工友邀请去出租屋喝酒，张哥回宿舍洗漱了一下，换了身衣服又去超市买了礼品，提着直奔工友家。那天工友和妻子回到出租屋后，开始生炉子，生了半天没点着，便从摩托车里取了汽油，倒入炉口，再用火柴点燃将报纸扔进里面，没想火苗呼呼上蹿，燃着了一程的液化气罐，并迅速起火，工友一着急，猛然提起液化气罐顺着房

门就扔了出去，正好张哥迎面走来，一点防备没有……就这样，他被烧成了重伤，脸部被毁，双手也严重烧伤。张哥住院一个月后，工友承受不起昂贵的医疗费，偷偷逃掉了，再也联系不上。幸亏工地老板和其他工友仗义，为张哥捐款筹资，总算把命捡了回来。

丧失劳动能力的张哥被好心工地老板留下了，安排在工地看家，月薪一千五。张大哥每月发了工资，给家里汇来五百，另外一千元刨除生活费，剩下的都用来还债，张哥说，虽然当初的医药费是工友们自愿捐的，但谁挣钱也不易，他能还多少还多少。

田姐说，她就喜欢他老公这点，有担当，特爷们。虽然他们现在日子过得节衣缩食，但她并不觉得不幸福。田姐说，张哥别看是位泥瓦匠，年轻时也是位文学青年呢，喜欢看书写诗，成家后，他这个爱好也都和着水泥沙土垒进墙里了。田姐说，自从张哥烧伤后，她便鼓励他重新拿起笔写诗，逢年过节的张哥留守工地看家回不来，田姐就让他把平日写的诗歌寄给她，这是她最希望收的节日礼物。

说完，田姐从包里取出信让我看，信纸正反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我大体看了一下，虽然都是写得歪歪斜斜的顺口溜，严格说这不算诗歌，但这是张哥用残缺的双手握笔一笔一划写出来的，就值得尊重。

田姐感慨道：“我知道他写得不好，但他喜欢写，我便喜欢看，这就够啦，人总得有点儿精神寄托，只要他精神不倒，我们这个家就会永远幸福下去。”

问田姐干吗不让张哥微信把诗歌发给她，田姐笑着说：“他在工地上没有网，至今我俩还用着老年机，我们还欠债呢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再说，他写在纸上寄给我，就等于在我这里发表了。”

突然觉得田姐的礼物特别珍贵，诗歌装在信封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虽然慢，这慢中也滋生出了一种接地气的浪漫和爱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